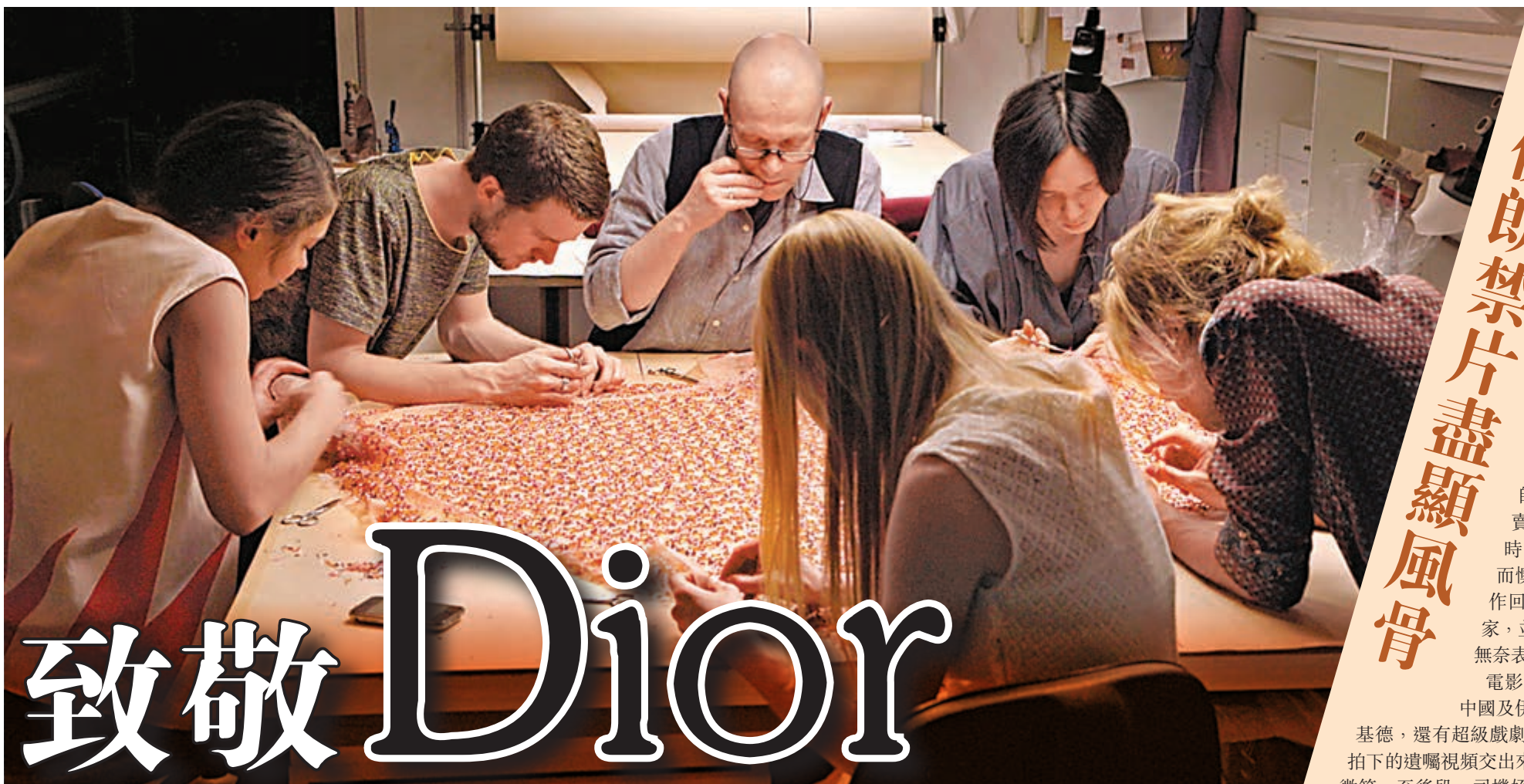




致敬Dior 時裝有價

時尚品牌背後的故事、創辦人的背景、每件服裝的來由、創意總監的想法等，在欣賞、買衫時，有幾多人關心？

繼Coco Chanel、Valentino、YSL後，再次被搬上銀幕的是Dior——一個擁有六十八年歷史、讓無數女性心儀不已的品牌。有趣的是，導演Frédéric Tcheng不像其他時尚紀錄片導演般，以創辦人之故事為切入點，反而將目光放在今時今日，新接班人與服務Dior多年的一眾員工，如何為一場時裝秀「仆心仆命」，道出他們與Dior的私密情緣。

文：Christy

法籍導演Frédéric Tcheng，拍時尚紀錄片很有一手，多個時尚達人都在其鏡頭下蓬輩生輝，如象徵奢華品味的華倫天奴、時尚雜誌《VOGUE》已故傳奇總編輯Diana Vreeland等。新片《我和Dior的華麗邂逅》（Dior and I），則以既親密又抽離的方式，藉創辦人Christian Dior回憶錄裡的文字，結合2012年新上任的創意總監Raf Simons的第一個Dior時裝展，非常到肉地將Raf的想法、品味，以至面對壓力時的沉鬱、緊張、矛盾等刻劃出來。觀眾彷彿也隨Raf遊走於巴黎Dior總部，感受那裡獨特的氛圍，並一窺所謂的工藝傳統到底是怎麼一回事。

角色有血有肉

不得不佩服Dior的大膽，Raf在時裝界雖然赫赫有名，但他最為人熟悉的是極簡設計，而Dior一向又以高級訂製服為賣點，堪稱是兩個不同的領域。擅於極簡風格的Raf，初入Dior便要籌備一個只有八周時間準備的時裝秀，這不僅考驗其能力，他更要克服外界的質疑聲音，堅持自己的品味之餘，又要保留品牌的風格。鏡頭前的他，沉穩、不苟言笑，與他合作的設計師、裁縫師無不十分緊張，幸而他身邊有個擅於交際、處事圓滑的助理。

除了Raf，鏡頭亦捕捉了很多面孔，而且個個都有血有肉，並非可有可無的路人。各路工匠齊聚一堂，有人在這裡工作了大半輩子，至今仍對Dior心存憧憬；有人手工精巧，能夠以巧手縫起一塊塊珠片；亦有看似是老太太，卻是一個團隊的靈魂人物，隨時準備飛往各地，搞定顧客。與這班員工周旋並不容易，尤其Raf的身份容易惹來質疑，而他又帶點脾氣，不易相處。電影幾度捕捉了他與員工的微妙氛圍，如員工收到Raf送來的花，卻認為是助理代他送的，因為他們印象中的Raf話少要求高，應該不會有這種浪漫舉動；又如試衣服時，老太太因為要滿足顧客的要求，特地飛往美國，因而延誤了試衣的時間，Raf不滿之情溢於言表，一眾員工在低氣壓下嘗試安撫他。角色間的角力，為電影增添不少高潮。

至於Raf的掙扎，亦表露無遺。Frédéric在拍片前，便知道Raf是個不擅長面對鏡頭的人，但他亦從八個星期的拍攝過程中，慢慢了解其為人處事，甚至將他與創辦人Dior串連起來。電影有一句——「There are two Christian Diors—Christian Dior, the man in the public eye and Christian

Dior, the private individual—who seem to get further and further apart.」人前人後的Dior，截然不同，而Raf亦有這一面，Frédéric甚至形容他「是Dior本人的轉世」，因為鏡頭前的Raf是滿足大家期望、將Dior精神延續下去的人，而鏡頭後、在其內心深處則有一個被綑綁的人格，希望突破，建立自我風格。

因而不難想像，為何他不息天價、設計了一個佈滿鮮花的會場，亦不難理解他為甚麼堅持要用從藝術品裡得來的靈感做成的布料，這是他給大家的一個驚喜——他不會設計極簡時裝，他也有能力主理高級訂製服。

「我」與Dior

這部電影是關於「我與Dior」的故事，電影裡的每個角色都是「我」，戲外的每個觀眾也是「我」，或許喜歡Dior的理由都不盡相同，但那份情意結倒如出一轍。Raf與Dior，是思想上的角力；工匠與Dior，是充滿人情味的關係。難忘電影裡那些沒日沒夜、守在崗位的人，不斷地討論，不斷地修改，甚至在時裝秀的前一晚，連夜趕起一條裙子。

提到歐洲品牌，第一時間便想起「工藝」二字，這是他們引以為傲的傳統。不論是鞋子、西裝還是時裝，這些東西的內涵就是「手工製造」，不能模仿，難以複製。電影中，Raf力臻完美，與印刷部門負責人商討時強硬的態度，看到實物時欣喜若狂之情，表露其對服裝細節的著重。而那些落手落腳的工匠、裁縫師，個個一身技藝，看着衣服從無到成型、剪裁、縫紉、上色等，每個步驟都有條不紊，而且分工有致，有人擅長將衣服立起，有人則擅於縫紉。在工藝國度裡，不只是女性有一雙巧手，男性也出謀獻策、拿起針線，合力做出一件衣服。若不是對品牌有熱情、認同其方針，大概不會願意耗盡心神，每天埋首在針線堆裡。

而最後，在服裝秀開始前，Frédéric拍下了Raf因壓力太大，流下熱淚的一刻，大概連不諳時裝、對Dior無感的觀眾，也為之動容吧。



影評

文：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尤丹丹

在執念與懷念之間

早前濟南百麗宮影城舉辦了《念念》的首映，讓泉城影迷「先睹為快」。這並不是一部煽情之作，更像是擺在觀眾面前的一杯茶，人們能夠靜靜地在淺斟慢酌中體會心靈的熨帖。張孝全、梁洛施、柯宇綸、李心潔等一眾主演為這次「心靈之旅」各展才華，為觀眾提供了層次豐富的觀影感受。

台北的碧空下，紅裙女子坐在天台仰望、呢喃，彷彿與這個偌大的城市格格不入。影片從這裡開始，講述三個曾執念於童年親情的年輕人與自己和解的故事。育男和育美兩兄妹年幼時因父母親離異而分開，母親阿貞帶著妹妹離開綠島去台北尋覓新生活，父親帶著哥哥留在島上；後來育美成為一位畫家，而育男當上了旅行團團長。育美的男朋友阿翔是一位拳擊手，近來卻因眼疾可能止步拳擊賽場。他們各自都有解不開的心結：已經懷孕的育美沉浸在母親難產死去的陰影下，阿翔為童年時父愛的缺席而耿耿於懷，育男則一直以為母親拋棄了自己而自卑地長大。這些心結伴隨他們成長，在人生角色的轉換中他們疑惑、迷

失、掙扎。

當蒙太奇手法把這幾個成年人的生活與他們的童年記憶拼接，觀眾也隨之進入一個個幻境之中，從而得以窺探到人物內心深處的剖白，感知他們對於個體自由的追尋、自我心靈的審視，以及對待生存困境的態度，在得到與失去之間等待，在離開與回歸之間徘徊。空鏡頭的運用，把台北的天空和海浪染上了糾纏的情緒，將人物的情緒實體化。洶湧的波濤拍打著的堤岸，同樣是故事主人公激盪的內心，最後也成為他們在尋找失落親情道路上給自己的一劑「強心針」。

愛與擔當，是電影永恒的主題。影片中兩個相遇的場景最讓人動容：育男走進穿越時空的酒吧，遇見兒時的母親，兩個人聊起天來；阿翔在海邊釣魚，見到像父親一樣的人，暢談他對拳擊事業的追尋和失意……導演通過魔幻



實現的場景串連過去與現在，在一次幻覺裡，兩個人分別完成了一場告別過去的儀式，或許他們得到的並不是關於對與錯的回答，而是釋

放內心隱痛的一個出口。育美在散心的途中意外見證了一個小生命的誕生，這讓她體會到做母親的美好，而心結已解的男友此時也向她講出愛的告白。

影片讓人心馳的是那淺綠和深藍的海。酒滿陽光的海島——綠島，距台灣18海里，一度是國民黨政治犯的監牢，張艾嘉介紹說，那些犯人曾到海邊撿回石頭，自己蓋起監獄的圍牆。島上的居民自有一種生活節奏，由此與外界產生隔閡。如今，這裡已經成為旅遊勝地，海島風光吸引着遊人，而島上的青年也邁開了奔向遠方的腳步……

新戲上場

文：Christy

伊朗禁片盡顯風骨

伊朗導演約化巴納希（Jafar Panahi）自編自導自演之作《伊朗的士笑看人生》（Taxi）幽默抵死，光怪陸離的乘客在仿似與外界隔絕的車廂空間裡，談生死、談電影、談公義，矛頭直指伊朗政府。

如果對巴納希稍為了解，便知道這是一部「不簡單」的電影。影片裡，各人看似巧合地搭上巴納希的車，有女教師、小偷、老翻碟賣家、捧着金魚的迷信老太太、呼天搶地的妻子、電影系學生等，導演化身司機，以旁觀者的身份觀照荒謬現實。當女教師與小偷討論着死刑的合理性時，當老翻碟賣家大條道理講賣老翻碟多麼「偉大」時，當兩個老太太因誤了放生金魚的時間而懊惱不已時，巴納希大多報以微笑，或不作回應。當然，老翻碟家說破巴納希也是買家，並「老屈」他是同謀時，巴納希也僅回以無奈表情。

電影前半部分幽默感十足，以死刑問題開開中國及伊朗玩笑，以老翻碟惡搞下活地阿倫和金基德，還有超級戲劇性的丈夫身受重傷、嚎哭大叫要司機把拍下的遺囑視頻交出來的妻子，縱然不明伊朗國情，也會會心微笑。至後段，司機姪女登場，並與他討論如何拍可以在伊朗放映的電影時，諷刺感頓時出現。

巴納希專拍反映伊朗真實面貌的電影，但所拍的八部電影，只有首部《The White Balloon》得以在伊朗放映，其餘七部均被政府列為禁片。由於經常諷刺政府、針砭時弊，2010年他被政府控以危害國家安全、進行反政府宣傳等罪名，一度被拘留，若不是得到其他導演的幫助，政府絕對樂意繼續囚禁他。巴納希最後被判二十年不得創作電影、接受訪問及出境。

然而，電影的魅力大於一切，即使在如此苛刻的條件下，巴納希並沒有放棄創作，他於2011年拍下《This is Not a Film》，開宗明義講到明「這不是電影」，2013年又交出《Closed Curtain》，而今年的《伊朗的士笑看人生》更讓他奪得柏林影展金熊獎。他說「除了拍電影外，我不會做別的事」，更強調自己是伊朗人，不怕為此付出代價。

要他拍「符合國情」的戲，未免太「苛求」了。



光影記事

文：鄭文峯

弄巧反拙——《赤道》

2012年《寒戰》叫好叫座，除了造就梁家輝成為影帝，亦令梁樂民和陸劍青首次共同編導，旋即獲得金像獎最佳編劇和最佳導演。3年後，梁、陸再次共同編導新戲《赤道》，演員陣容更強，實在令人期待。可惜電影上映至今，評價毀譽參半。

其實梁、陸沿用擅長的鬥智鬥力警匪片模式，加上張家輝、王學圻、張學友等影帝級演員，理應十拿九穩，到底問題出在哪裡？

警匪片的成功要素，除了飛車槍戰，更重要是精心鋪排的佈局和解謎過程，說到底不過追求一種情理之內、意料之外的破案關鍵。《赤道》的情節發展的確是意料之外，但是否情理之內，實在見仁見智。核武危機本已來得有點兒戲，幸好電影亦不拖泥帶水，早早交代便進入核武滯留香港的困局。但令人摸不着頭腦的是，謎底原來是警察「捉老鼠入米缸」？犯人竟可在無警察押解之下自行駕駛？智勇雙全的主角揭發幕後主謀之後，竟毫無防備單人匹馬談判尋死？這些劇本上的漏洞都叫人難以信服。加上那生硬穿插的韓式煽情，以及兩位韓國男演員的奇情結局，應死的不死，不應死的卻死了，更令人覺得弄巧反拙。當然，電影情節為追求戲劇效果，難以處處符合現實。但過多的反駁位不但令觀眾覺得抽離，甚至有為扭橋而扭橋之嫌。

畫面處理方面，《赤道》的動作場面不過不失。令人驚喜的是，這齣由男演員主導的電影中，文詠珊的冷豔殘酷令人印象深刻。文戲方面，教授家中兩場對話，令人想起《寒戰》審問梁家輝和郭富城的兩場戲。當年郭富城的拋磚引玉和梁家輝的反客為主，令人拍案叫絕。《赤道》的兩場對話中，張學友、王學圻和張家輝同樣演技出眾。只怪情節太過明刀明槍，第一場尚能製造困局的張力，第二場則似是純粹向觀眾交代，或多或少有點多餘。

其實《赤道》的劇本並非沒有發揮空間，當中有關香港人身份和位置的探討，本來有力在追求官能刺激之餘提出深刻反思。中央政府不理香港安危，視香港為政治談判的籌碼；本地警察和教授力保市民安全，卻又無法不聽從中央指示；韓國警察為保自身利益，有意出賣香港警察；偏偏長居香港的少數族裔加入戰線，甚至高呼Save My City。好好刻劃不同單位如何各懷鬼胎，深化香港進退兩難的尷尬局面，才是宣傳海報上「黑白同困一局」的真諦。只可惜情節最終愈走愈遠，只剩下一個個大堆頭的畫面，和留給觀眾一個個的問號。